

[53] - 17 1/2 C2



莫里哀喜剧



# 莫里哀喜剧

第二集

---

李健吾 译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# THEATRE DE MOLIERE

本书根据Collection «Les Grands Ecrivains de La France» Librairie Hachette, Paris译出

## 莫里哀喜剧

第二集

〔法〕莫里哀 著

李 健 吾 译

责任编辑：龚绍忍

装帧设计：张小平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258,000 印张：12.5 印数：1—18,15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501 定价：（平装）1.40元（精装）2.40元



# 目 录

---

太太学堂····· 1  
    附录：《序》····· 3  
《太太学堂》的批评·····77  
凡尔赛宫即兴 ·····117  
逼婚 ·····147  
达尔杜弗 ·····181  
    附录：《第一陈情表》、《第二  
        陈情表》、《第三陈情表》··261  
堂·璜 ·····269  
爱情是医生 ·····343  
    附录：《与读者》 ·····345

# 太太学堂



原作是诗体。1662年12月26日首演。1663年刊印。

## 序

这出喜剧刚一上演，就有许多人攻击；可是开怀畅笑的观众拥护他，坏话再多，也挡不住它有一个使我满意的成功。

我知道有人希望我这回拿它付印<sup>①</sup>，来一篇序，回答回答评论家，解释解释我的作品；我对称赞它的人，毫无疑问，很是感激，他们以为我应该反驳别人的见解，维护他们的见解；不过，关于这方面的话，大部分我已经放进一篇对话的论文了，虽然我还不知道怎样处理这篇论文才好<sup>②</sup>。我想到写这篇对话，或者，象人家说的，这出小喜剧，是在戏上演了两三场以后。有一天黄昏，我在一家公馆，说起这种想法；有一位贵人<sup>③</sup>才名素著，辱蒙见爱，对计划马上表示相当好感，不但要我写，而且自己也要写；想不到过了两天，他真掏出一篇东西给我看，说实话，文思高妙，不是我写得出来的，只是有些地方，太夸奖我了，我怕演出来，马上会有人讥笑我，说戏里的誉扬，是我求出来的。我原来已经动笔了，表示尊重，也就没有写完它。我不晓得拿它写成什么，可是天天有许多人催我写出来；也正由于自己思想不定，



## 莫里哀喜剧

---

我才没有拿批评里的话放进序来，防备有一天我决计用它。万一非演不可，我再说一遍，也只是某些人心怀不满，一味苛求，得罪公众，我帮公众出气罢了。因为，就我来说，喜剧演出成功，我就认为相当出气了。我希望我今后写出来的东西，他们一视同仁，一般看待，假定此外也都一样。

### 注：

- ① 1663年3月17日成书。
- ② 即《太太学堂的批评》，是剧于1663年6月1日上演。
- ③ 这位“贵人”，传说系出入才子社会的杜·毕意松Du Buisson修道院院长。

## 人 物

阿尔诺耳弗 也就是德·拉·树桩先生。

阿涅丝<sup>①</sup> 阿尔诺耳弗抚养的天真姑娘。

奥拉斯 阿涅丝的情人。

阿南 乡下人、阿尔诺耳弗的听差。

尧尔耶特 乡下女人、阿尔诺耳弗的女仆。

克立萨耳德 阿尔诺耳弗的朋友。

昂立克 克立萨耳德的妹夫。

奥隆特 奥拉斯的父亲、阿尔诺耳弗的挚友。<sup>②</sup>

## 地 点

城里一个广场。<sup>③</sup>

## 注：

① “阿涅丝”Agnès的字义是羔羊。在这出喜剧里，它和express(第2幕第4场，字义是“特意”)、frais(第4幕第6场，字义是“凉”)、accès(同上，字义是“接近”)押韵，而frais又与près(第5幕第6场)押韵，说明“阿涅丝”在当时读“阿涅”。现代法国演出这出喜剧，如路易·茹外Louis Jouvet的演出(1936年)，不顾韵脚，仍读“阿涅丝”。

② 1734年版增补一个人物，公证人。

③ 1734年版改为：“巴黎郊区的一个广场。”根据当时的舞台装置记录，“舞台前部有两所房子，此外是一个城市广场。”

## 第一幕

### 第一场

克立萨耳德，阿尔诺耳弗。

克立萨耳德 你说，你来就为了娶她？

阿尔诺耳弗 是的，我打算明天成亲。

克立萨耳德 这儿只有你我，我想，我们可以一块儿谈谈，不怕有人听见。你愿意我以朋友资格，把真心话讲给你听吗？我听了你的计划，为你耽足了心思。娶太太这事，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考虑问题，反正在你是一种很冒失的举动。

阿尔诺耳弗 你说的对，我的朋友。也许府上的事，你怕舍下也有。我相信，只有你这种脑壳，才以为绿帽子是世上婚姻必不可少的专用品。

克立萨耳德 绿帽子不绿帽子，全看造化，谁也难保谁不戴，我看，只有傻瓜才在这上头操心。不过我为你耽心的倒是许多可怜丈夫受的那种冷嘲热讽。因为我不说你也知道，大人物、小人物，没有一个当丈夫的能逃得过你的批评；因为你最大的乐趣，就是每到一个地方，便拿人家的私情勾当到处嚷嚷……

阿尔诺耳弗 很好。象本地丈夫这样有耐性的，世上还有第二个城市？难道我们没有看见他们，不分贵贱高低，个个在家里受气？有的攒下钱来，太太受用不说，还叫送他绿帽子的人一块儿受用；有的比较走运，可也不见得就少丢脸，他看见天天有人给太太送礼，心里没有丝毫吃醋的意思，因为太太告诉他说，送礼由于器重她的才能<sup>①</sup>。有的吵翻了天，一点也不起作用；有的心平气和，听其自然，看见公子驾到，恭恭敬敬，接过他的手套和斗篷。有的太太，有一般妇女的狡猾，假意对她忠心的丈夫，泄露她情人的秘密，丈夫信以为真，不但高枕无忧，而且可怜这位情人枉费心机，其实人家没有枉费；有的女人乱花钱，怕人疑心她的财路不明，就说她是要钱要来的，傻瓜丈夫感谢上帝她赚了钱，也不想想她是怎么一个要法。总之，处处是讽刺的材料；作为观众，我也好不笑？当着这些活王八，我能不……？

克立萨耳德 对；可是笑话旁人，也该提防旁人笑话自己。世人就爱闲言闲语，议论眼前的事，飞短流长，津津有味；可是尽管天花乱坠，我听了那些流言，却从来没有幸灾乐祸，沾沾自喜过。我在这方面，相当有节制。有些丈夫，贪图安逸，凡事容忍，我也实在看不下去，不过有些情形，我虽然反对，却也没有意思张扬出去；因为话说回来，必须提防自己变成讽刺的对象。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夸夸其谈，说什么这件事这样做相宜，那件事这样做欠妥。所以万一我的脑壳背运，也遇到尘世上这种丢脸的事，我几乎拿稳了；按照我的作法，旁人掩口笑笑，也就心满意足了；说不定我会捡到这

种便宜；有些善心人，还会说我一声可惜哩。可是亲爱的朋友，你就两样了：我不妨对你再说一遍，天晓得你冒多大的风险。你对苦命的丈夫，一向不留口德，活象一条疯狗，见人就咬，所以你就该凡事仔细，不作旁人的笑柄。万一你让人家抓住一点点小辫子，就得当心人家会在闹市辱骂你……

阿尔诺耳弗 我的上帝！不劳操心，我的朋友。谁能在这上头扳倒了我，真算得上有本事啦。女人给我们绿帽子戴，用的诡计和阴谋，还有她们用什么样的妙算胡弄丈夫，我全知道；我对这种意外，早就有了防备。我娶的这个姑娘，天真到了极点，我的脑壳可以免戴绿帽子了。

克立萨耳德 你真就以为一个傻瓜女人……

阿尔诺耳弗 娶一个傻瓜，就为自己不当傻瓜<sup>②</sup>。我真诚相信，姨夫人十分贤德；不过一个女人灵巧，并非好兆，我就知道有些男人，娶太太娶的太有才分，等于自讨苦吃。我呀，娶太太会娶一位女才子？一开口，不是小会<sup>③</sup>，就是小巷<sup>④</sup>；写情书，不用散文，就用诗体；来客不是侯爵，就是才子；而我名为太太的丈夫，活象一位臂肘的墨者，无人理睬。不，不，我不要有才学的女子；女人写文章，知道的就比不该知道的的多。我要我的女人不怎么有学问，就连什么是韵脚，也不知道。万一有人非和她“玩筐子”<sup>⑤</sup>不可，轮到问她：“你往里头放什么？”我要她回答：“放一块奶油蛋糕。”一句话，我要她一无所知。老实对你说了吧，对她说来，懂得祷告上帝，爱我，缝缝纺纺，也就够了。

克立萨耳德 那么，你的偏好是一个蠢女人了……

## 太太学堂

阿尔诺耳弗 正是，我宁可爱一个傻里傻气的丑八怪，也不爱一位才华出众的俏佳人。

克立萨耳德 有才，有貌……

阿尔诺耳弗 只要有德就好。

克立萨耳德 可是话说回来，你怎么能要一个傻瓜懂得什么叫作有德呢？而且一辈子和一个傻瓜待在一起，我相信，也就够腻人的了。这且不说，你以为你就保险自己不戴绿帽子了吗？有才思的女人，可能不守妇道，不过起码她也得敢作敢为。蠢女人寻常没有意思做，也没有想到做，可是就把坏事做下来了。

阿尔诺耳弗 对于这种高谈阔论，我的回答就象庞达格吕艾耳回答巴女尔吉的话一样：劝我娶一个不是傻瓜的女人，你就开导吧，你就鼓励吧，你一直讲到圣灵降临节，讲到无话可讲，你也只有干瞪眼，休想说服得了我。⑥

克立萨耳德 我再也不劝你就是了。

阿尔诺耳弗 各人有各人的作法。我找太太，和我干别的事一样，要照自己的想法做。我觉得自己够阔的了，我相信，很可以挑一个靠我活命的太太，处处看我的脸色，事事受我的控制，也决不会怪罪我，财产和门第都不如她的娘家。从她四岁起，我看见她在一群孩子当中，一副温柔和端庄的模样，就对她有意。她是一个穷人家女儿，家境困窘，我动了问她母亲要她的念头；善良的乡下女人，晓得了我的心思，也很乐意摆脱她的负担。我把她搁在一家小修道院，和世人断绝往来，按照我的方针，把她教养成人，这就是说，要求她们

加意照拂，尽可能把她变成一个白痴。感谢上帝，我的希望没有落空。她长大了，心地十分简单，总算上天有眼，成全我的愿望，给了我一个称心如意的太太。所以我又把她接出来，只是我的住宅随时有各色人等进出，必须预防周到，我让她住在一个僻静地方，就是这所房子，这儿没有一个人来看我。我怕她的善良天性受害，我给她雇的下人，也都象她一样朴实。你一定问我，“说这话干什么？”我说这话，无非是叫你知道，我已经先有过提防了。事情的结果就是：我以知己朋友的资格，请你今天和她一块儿用晚饭，我希望你能细看她一眼，看看我的选择有没有道理。

克立萨耳德 我同意来。

阿尔诺耳弗 你和她谈过话以后，就可以看出她是什么长相，她有多么天真了。

克立萨耳德 听了你方才的话，这方面就不会……

阿尔诺耳弗 我的话还跟不上实在情形。我赞叹她处处天真，有时候说起傻话来，活活把我笑死。有一天（谁能相信这是真的？），她很苦恼，过来问我，那副傻相，世上就没有第二份：小孩子是不是从耳朵眼里生出来。

克立萨耳德 阿尔诺耳弗先生，我很高兴……

阿尔诺耳弗 看你！怎么老爱叫我这个名字？

克立萨耳德 啊！叫惯了这个名字，不由自主，就顺口溜出来啦。我从来想不起叫你德·拉·树桩先生。人都四十二岁了，谁给你出的这个鬼主意，想起改名换姓，拿你田庄上一棵烂了的老树身子，当作领主姓名，在社会上用。

阿尔诺耳弗 不说这所房子是用这个名字出面的,就是在我听来,拉·树桩也比阿尔诺耳弗中听。⑦

克立萨耳德 抛开祖先的真名实姓不用,换上一个不见经传的名姓,多不应该!许多人爱这个调调儿;我就晓得有一个乡下人,叫作胖子·彼耶,(我没有意思将他比你,你不要误会。)全部产业也只有那么一小块地,他在周围挖了一道烂泥沟,就大模大样,把自己叫作德·海岛先生。

阿尔诺耳弗 这一类例子,你就免了吧。反正我姓定了德·拉·树桩。我有我的理由,我觉得好听,叫我另一个名字,就是成心跟我过意不去。

克立萨耳德 可是有许多人还一时记不住,我就看见有人给你写信……

阿尔诺耳弗 人家不知道,我也就由它去了,可是你……

克立萨耳德 行。我们别尽在这上头吵啦。我以后多加小心,练熟了嘴,光叫你德·拉·树桩先生好了。

阿尔诺耳弗 再见。我敲门去了,我问一声好,也就是说我回来了。

克立萨耳德 (走开。)⑧说真的,我看他是一个十足疯子。

阿尔诺耳弗⑨ 有些事他有一点想不通。也真是怪事,人人固执成见,死不让步!⑩喂!



## 第二场

阿南，尧尔耶特，<sup>①</sup>阿尔诺耳弗。

阿南 谁在敲门？

阿尔诺耳弗 开门。<sup>②</sup>十天没有见到我，我想，见了我，一定喜欢得不得了。

阿南 谁在外头？

阿尔诺耳弗 我。

阿南 尧尔耶特！

尧尔耶特 什么事？

阿南 开门去。

尧尔耶特 你去。

阿南 你去。

尧尔耶特 说真的，我不去。

阿南 我也不去。

阿尔诺耳弗 你们两下里一客气，我在外面可进不来啦！喂，喂，求求你们啦。

尧尔耶特 谁在打门？

阿尔诺耳弗 你们的主人。

尧尔耶特 阿南！

阿南 什么事？

尧尔耶特 是老爷。快开门去。